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臣張邪縣開國子臣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生師古曰中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涸水竭也音胡各反河洛出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藪澤無水曰藪龜龍所出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徹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渠搜遠夷之國也交阯亦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企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

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天命之符序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庭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竣（李奇曰言有夫第也師古曰竣音七旬反其字從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去也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吕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未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

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德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且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

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習迫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採謂揉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庭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詼音恢謂啁也善啁謔也常稱

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毋孝謹
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
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
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
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
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
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
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
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
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
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桓公以霸亦上
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曰比近也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
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
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念愈賢之元
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唯
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
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
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

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耳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脫粟者但舂去其麤皮耳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爲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武用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君其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道治也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也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上也言何憂於疾止不止也禮記曰古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謂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鉏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日以益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廢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

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
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
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
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
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
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嫡謂嫡妻之子賜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十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
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羝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

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
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
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
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
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
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

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橋音居略反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漕最上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鶩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受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

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發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厲憤激也縣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素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畜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畜音扶救反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舉日也舉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西河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資炊者也資無資用故供諸弟子薪炊也養音弋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御也以智自御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

音之欲反 然懦於武 師古曰懦柔也音儒乃喚反又音儒 口非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除爲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秖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 還至府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卻退也 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

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及高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蓋輔渠是也焉說三河之地誠 定水令以廣溉田 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 收租稅時裁閒狹與民

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毀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
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師古曰繦索也言
道若繩索之相屬蜀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
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
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
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
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楫音檝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
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宗祀天地薦禮
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
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
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
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
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
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使也使群
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
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

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師古曰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音之欲反聞者聖統廢絕師古曰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聖人之師古曰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相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丞嘉祀萬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元年將用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李奇曰太平之世日白麟寶鼎之屬蜀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享也閭讀與聞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見象曰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曰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貶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居位九歲以官卒音七賜反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翰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嚮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寧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皐師古曰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猾音于八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篡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董之以儒術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
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
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
次也師古曰才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五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
補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
捸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盡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
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
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甞賓客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

湯爲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釣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斗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荊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爲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

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讀曰佯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欲傅古義師古曰傅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也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盡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抑也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上意所便師古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罪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爲師古曰聞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皇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祐也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謂也請問也造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縣是益尊任師古曰縣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日旰屬下句劉

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
平也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以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
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群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埔門上狄山曰和親便上
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數動難可屢動高帝欲
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追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
之貌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且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諮謀於太
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
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
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

隘閒師古曰鄭謂塞上要路之處別築爲城門
置吏士而爲鄭薛以拒寇也鄭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遮遣山乘隘師古曰
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詟師古曰
詟震動也詟音之涉反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爲小吏之時所執持之操謂
氣也詟言音之志行也音千到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與田甲爲錢財之交及爲
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爲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
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
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
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
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
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
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
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
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
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
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

陰爲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嘗與湯有隙又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無不干其事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惠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賈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爲言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阿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次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豈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猶難也欲令君自爲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爲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遒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然謀陷湯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

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梭誅三長史丞相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讀曰嚮鄉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禄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虚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師古曰竊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閒有詔令乃驩使史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此人而絶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功

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出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己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埶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其陰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

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會死 師古曰會古早字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以爲子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廷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 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 居冢西闕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 師古曰道讀曰導 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 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師古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天子其尊憚大將

軍然為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君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廓朱輪輿不巾不蓋蕃矛戟幢也麾斑駁旄牛尾也蕃插也插皮箙盛弩也蕃音側事反插音服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家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

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施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元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弟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作同闘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貴盛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彊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也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第所破器物宮中皆特走伏匿師古曰特古奇字幷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大后以放爲言出放爲

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圖畫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毋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大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不

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于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自云馮商臣安入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書史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宗並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傳卷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爲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倣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濟墜也師古曰擠排隊也）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寃狀師古曰微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跡爲令師古曰言不當然也跡謂分條也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大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閒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儒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管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始元四年益州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

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匿反者迺匿爲隨者也（師古曰重解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爲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爲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爲重事）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頻也）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宜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

德過大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大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

但得菟馬多死官奴婢三千餘匹牛羊萬餘頭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大
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
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
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
二十斤徙爲西河大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
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
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
乞骸骨天子憐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
百斤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
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自四立柱於車之前兩箱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
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捕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爲名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應門太守父延年
薨徵視喪事拜爲大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
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
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
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
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
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目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故不好爲吏哀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音閑）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婦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婦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厭足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言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猶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
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未可救而後倢異
態後倢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
曰閒代也音居莧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
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
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
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子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
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唯將軍
常以爲憂鳳白之大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欲復
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
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
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
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
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俌玉晏鳴闇眛歎之李奇
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

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閟雎之詩云幼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龍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謏李奇曰謏難也師古曰謏與忽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

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閣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官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榮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變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養膳韋昭曰二宮邛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昏晨之

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各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乎不以也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以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爲心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

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之觀其所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爲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其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即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

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縱心於所欲也此則衆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上絕世塡

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出善政多出於欽考 凡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雎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由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頃之復曰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大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各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契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

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
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
于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城郭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各韓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遺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語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

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
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
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
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
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
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
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

也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三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大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大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司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

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下厲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一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僻伸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當禁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禄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瘣也皆但以附從方進尚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

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賴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賴讀曰燎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頹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

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
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
久朝無骨鯁之臣（師古曰鯁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
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
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
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非罪誅破諸許（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
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
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感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
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

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
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
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
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
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師古曰填音丁刃反）天下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
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侯董宏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
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

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大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大常選舉不實坐免官復就國衰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閣略師古曰閣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携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爲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謂曹張之屬也儒林貢薛士辛臣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爲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陂服虔曰抵音紙陂音義詣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陂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陂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